古方略　備守二部

魯曉陽記

U
101
Y8
1639
V.19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備部

計伍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兵甲備敵也史有譏管敬仲曰耕罷具則戰罷備在農耳然則廢武備與魯追戎濟西去乃追之亡備實甚備可

忽諸我

太祖嘗謂用兵當固其本本在

內內欲實宋程頤曰武備人

才爲急器械次之後世舍本

弗圖患至蒐以應猶救焚而

乘畚揭綆缶豈克濟乎它若
狃角觝停魚書募長從入宿
衛倚禁兵爲親兵等獘耳烏
足計永久哉或曰蕭何入咸
陽先取丞相府圖籍識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備莫
大焉可以守可以征
新安余懋衡書

備序畢

古方略備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田單奔即墨

燕人攻安平（縣名屬淄川）臨淄市掾（掌市官屬也）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卷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傅車轊（音衛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犇即墨。

或曰鐵籠傅轊。此備之小者。然先事免患。田單得

之。存此爲修備者法。

李牧擊匈奴

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嘗居代鴈門（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莫幕同）府爲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整暇）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牧始終用怯餌匈奴）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它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

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 理勢不可易
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 此養力養氣之法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 管子曰能擒殺敵將者賞百金 彀能射者
彀張弩也 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 單于匈奴首領之稱 聞之大
越伐吳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句 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
卒者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 匈奴十餘萬騎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芭山氏曰此驕敵之術與孫臏減竈誘龐涓同皆

善用怯者也。宋李綱曰。守非不戰之謂。先爲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又曰。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按此論彷彿李牧備鴈門方略。後世皆可推而行之。非徒爲宋高宗言也。

又曰牧數歲不戰。可謂遲且久。兵貴速。巧久不如拙速。謂何。曰速者就乘勝擊怠一端而言。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是也。然亦有以遲久制勝者。如李

牧之収保不戰。孔明之屯田渭濵。各因時勢而已。
豈專以速成哉。

或曰按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顔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殺之。綱目三書李牧。牧死而趙亡。

鼂錯言兵事

漢文帝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音朝厝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刄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鋋時連切音禪鐵柄短矛劒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指當作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擇將爲要

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使同類自相攻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
以人之死爭勝跌跌徒結反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
綱目削此句○非是
○漢唐駕馭有法頗得其○用漸爲厲○階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
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
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綱○目○削○此○六○字○尤○非
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
衡衡與橫同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

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
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
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
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
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先事之後不得一筭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之後天下明知
○事見秦二○世元年
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
○威○不○足○恃○如○此○
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
之業不著著直略反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
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
離去也漸相遠離令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此○一○段○言○不○從○民○定○邊○之○害○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
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調去聲謂筭度之也揔計城邑中令有千家以上也）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去衰世嘗賣爵幾何）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初徙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食于后能自贍乃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胡入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者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爲贖承上言官）

爲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言秦發怨恨之民使戍役也相去遠矣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

王[illegible]寓諸此與孔孟合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徃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也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

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共業）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粮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顏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爲

（生聚教訓脩于此）（深切）（任人尤急）

侯而出軍來而　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芑山氏曰。推是說。足以治天下。何者。教養備而賞罰明也。豈惟禦匈奴哉。但拜爵勸徙。雖云權宜。其弊使人輕爵而有倖心。不可為後法。

樂使人輕爵而有倖心。不可爲後法。
閑明也。豈惟樂何效哉。但拜爵勸徙難云權宜。其
芒山民川推是說。足以治天下。何昔教養備而背
由得來而誰困。億得氣去。後未得脈也。

鼂錯論務農貴粟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减湯禹。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此竊國之大者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聖王富先教以此

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
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
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
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
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
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
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
帛。生于地。長于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

中人（中人處强弱之中也）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本論）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
其服役者（服公事之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
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
（民困于此）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
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
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

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農賈各有業詩書所載商非盡屬民也意在重農言之有激耳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此點賈所爲乞未必皆然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富人非古論定意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念及貧民有識損減

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八尺曰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第九爵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後世濫爵亦此嚆矢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

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漾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粟郡縣以備災凶）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文帝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從農也）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秦政之初。綱目書令民納粟拜爵。未免罪也。于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年。書令株送徒入財。元鼎三年。令死罪入贖。不可勝書。

邑山氏曰。入粟免罪。猶恐富民輕犯法。況令入粟拜爵乎。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謂群臣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繇斯以

觀○爵不可以濫及明甚○而錯妄謂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卩而無窮豈深識治體者哉○後世論治者○棄其非而取其是可也○

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宣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姓安國名也）使行諸羌、先零豪（西羌種名先零音銑憐）言願時度湟水北、（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旁依也）緣前言、抵冐（抵冐犯突而前也）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種音勇）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盟詛、帝聞

之以問克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讐合約攻令（令音鈴）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本始三年匈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按克國傳狼何小月氐種在陽關西南）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克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

罕开羌之別種罕郎罕字开戶堅反乃解讐合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預爲備勅視視讀曰示示語之也諸羌毋令解讐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或曰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擊平之是宣帝之世羌亂於義渠安國而治於趙充國也

古文析略　卷之一　　　　寶興堂

趙充國營平侯○是宣帝之世○羌叛于義羌國而

人所之時○叛兵擊其種○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

問後將軍充國誰可將兵擊羌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

頭日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將寇邊○帝

諸羌分別語意○

始譬以發覺其謀○于是兩所復自遣義渠安國行視

宜使者行邊真○頭為請諸[illegible]亦讀之日也○諸羌毋令

[illegible]○乃○解○譬○合○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置金城屬國

神爵二年。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算也）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羌豪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人必可得歸漢）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浩星姓賜名）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辛武賢）彊弩（許延壽）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謂朝見也）宜歸功于二將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言一時用兵之事宜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爲嫌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或有謂充國不受浩星賜言自伐其功卒有子禍與辛武賢世隙非古大臣謙讓自全之道按洪論未確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且音子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楊玉首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

羌較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護羌較○尉之官始○于此）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醉怒曰酗卽酗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綱目特書振旅而還○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已○

芑山氏曰○明言利害○卒以意對○非伐功也○其意以爲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爲奇功○而邊釁以開○功在屯田○則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充

國之長慮如此○

又曰克國老成持重○不以窮追極討爲功○及振旅還○詔舉可護羌較尉○克國不欲令辛湯典蠻夷○可謂深識遠計○武賢以破羌希賞○克國格不行○乃嗾克國○至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卬泄省中語○卬下吏自殺○武賢豈獨負克國○抑蠹漢寔甚○帝不悟何哉○

又曰按克國罷兵屯田○計之萬全者也○至于置屬國處降羌○未免失計○綱目雖無貶辭○不可不分別觀之○

侯應議屯戍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冐頓單于依阻其中治

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塞先代反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爲界）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積也）匈奴來寇少所蔽陰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事見宣帝地節二年）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
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
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
〇夷狄多故〇未
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
有不〇自怨恨起〇者怨恨未有不自吏〇民侵〇盜起者
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
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

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一縱之。闌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至此時百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于漢自稱恩德也）請求不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
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許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語○及○此○單○于○自○心○折○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
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
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
語甚厚。

芑山氏曰。防奸邪寇害二語。旣得國家大體。兼塞單于怨望。語氣與漢文賜尉佗同。但詳略小異。

卓菴氏曰。夷狄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備。如呼韓入朝。上書保塞。惟侯應策其不可。及後株累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莫邪演等。詐言欲降。以嘗中國。公卿或以爲當受。惟杜欽谷永以爲單于私使伊邪詐降。以卜吉凶。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釁。不可不詳。天子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

寇恂守河內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陳橋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南險要富貴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太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晉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

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王乃復引兵而北

功比鄧侯

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朱陳亮曰光武自昆陽之勝河北平河內服更始闇弱宜西取關輔疾據其地光武乃身狥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緩哉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

穴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逞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虵之螫草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不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毒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使燕趙未平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與囂

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亡它。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

或曰。恂可謂稱職。禹可謂知人。世祖所以隆漢業也。若後漢李平之于孔明。糧運不繼。蘇張之事。出于不意。愧恂多矣。

卓菴氏曰。要着在治兵河上以拒洛陽。此恂所以無乏之事也。古人慮患之周。用人之寬如此。

牛邯爲護羌校尉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〇羌胡披髮左衽〇而與漢人雜處〇習俗既異〇言語不通〇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〇窮

〇近日郡縣侵奪小民尤甚〇

恚無聊〇故致反叛〇夫蠻夷寇亂〇皆爲此也〇舊制益州

武帝開西南夷〇置一都尉

部置蠻夷騎都尉〇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〇涼州部置護羌校尉〇皆持節領護〇

統領保護之也

治其怨結〇歲時巡行〇問所疾苦〇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〇使塞外羌夷〇爲吏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
從之。以牛邯牛邯舊爲隴囂將今降漢爲護羌校尉。
芭山氏曰。不撫諸羌。則州郡不可得警備。然撫之
之道。須先約束小吏黠人。不則雖遜行問疾苦。其
侵奪如故。

班超拒月氏

漢和帝永平二年。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貢奉珍寶。因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遣其副王（猶裨王也）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

（用兵宜先知地形）

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

（與處置莎車不同用兵之變如此）

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使首示謝。謝卽遣

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繇是歲奉貢獻。

或曰此舉彊人意。堅守之法。與趙李牧同。

劉備拔成都

成都之圍也劉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

以安民爲急

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

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或曰。仁言利溥。趙雲之謂乎。不宜奪之以私所愛。尤合道可爲後法。

諸葛亮圍陳倉

漢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曹真使郝昭先守之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又重卿無可言者但必有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

來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亮果如、是拙乎）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距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時郃方伐吳屯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此必用間諜不謂亮又為郃所料）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

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芑山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昭之全城卻敵其才非優於攻者也主客勢異耳故曰攻城爲下又曰再使斬詳說昭武侯不宜若是之迂疑傳者妄

漢遣馬忠代張翼

漢庲降都督（庲音來降本南中地名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召翼者）謂翼宜速歸即罪。（即就而伏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芑山氏曰。後世人臣。雖在官。往往背公營私。置國

事罔聞比黙。退則垂首喪氣。非苟免。卽齎營正。如

巽者豈可得哉。

諸葛亮屯田渭濱

初漢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繇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懿、實患孔明屯此、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五丈原在郿縣西南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郤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

用李牧法

芒山氏曰懿背渭而軍亮必不出武功而東懿策亮必屯五丈原特預爲是說以安衆心非誠語也

漢費禕拒曹爽

魏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夏侯玄玄大將軍爽之姑子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曹爽立威名、勸使伐蜀、太傅司馬懿止之不能得、爽西至長安、發卒十萬餘、與玄自駱谷寇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蔣琬屯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關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其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劉敏據興勢。興勢山名在漢中府洋縣西北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谷南接漢川北梳古道平帥千人

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
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執多張旗幟用○虛○
彌亘百餘里閏月漢後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
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
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無倦色敏曰句市若無事者
向聊觀試君耳君必能辦賊者也魏兵距興執不得
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多死民夷號泣道
路涪軍及費禕兵既至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執宜急
還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

可斬也、爽不悅、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或曰兵以貪敗。曹爽覆轍可鑒。况爽驕奢亡度。僭擬乘輿。卒夷三族。安在其能制敵哉。

卓菴氏曰。禕臨行弃棊無倦色。此固人情所難。然

非王劉諸人先爲之據險距敵禕不幾敗乃事邪
使來敏出于敵間示敵以暇可也同寮請別乃請
爲戲禕當以大義喻之春秋之義救而次者其次
爲貶禕方受命往救嚴駕已訖而逗留不行豈春
秋之義哉事有似是而非者未可爲古人護過也
又曰兵法之要莫先于識地形盖據險扼隘事半
功倍宋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乃曰建居閩嶺
上流賊順流而下七郡皆爲血肉矣因兼程並進
及其未入先破之與漢據興埶以護關中皆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制人而不制于人者也。後世爲將者不慮及此。安望其克敵制勝哉。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備卷之一終